



新课程百科知识

历史篇



中国历史—民族交流



秋 枫 ◎ 主编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 燕
封面设计:艾 伦

新课程百科知识
历史篇
中国历史——民族交流

编著者 秋 枫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邯郸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32
字 数 4600 千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80595—954—4/G · 324
总 定 价 984.00 元(本系列共 100 册)
本册定价 9.84 元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前　　言

“以学生发展为本”是新一轮课改所倡导的主导理念。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即以学生的发展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主、以学生的发展为中心以及以学生的发展为基础的综合含义。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就是要使学生享有对教育的“参与性”和“选择性”，注重学生的全员发展、全面发展、全程发展和个性发展。在现在的教学体制中，每个班级学生数目较多，学生的基础与能力良莠不齐，在课堂教学中，往往能力强的学生思维敏捷，积极发言，更为自信、乐观、积极进取，更能在课堂上展现自我，而另一部分学生则做课堂上的旁观者，对学习缺乏兴趣，知识面窄、技能较差，难以跟得上整体学习的步伐，发言不积极，学习被动，在教室中表现的较为低调。

新课程改革是教育改革的深化，是“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型期。素质教育培养的是适应 21 世纪需要的新人，这种新人是具有坚强的人格与自我发展意识、能够不断学习与实践，善于沟通及与他人协作。而小组活动有利于学生的自我发展意识、协作能力的培养、自学能力的提高。所以教师

要充分的利用这一点去培养学生的兴趣。在新课程推进的今天,新课程的推进与开展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教师不断去总结与学习。而我们也不难看出学生能力得到提高,情感得到培养,对学习也越来越喜欢。但是我们也看出了学生的彷徨,即在学习的过程中还没有摆脱应试教育的影响。在学习过程中仍然担心所教学的内容是否是考试的内容,要求教师多强调知识点,对知识更为细化,以求在每次的期中与期末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这也要求我们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对学生学习评价制度也应该实行改革,实行一种动态的评价机制,注重评价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过程,注重评价学生科学方法的掌握状况和探索性活动的水平,评价学生在学习中所形成的情感与价值观,这样才能在教学中树立良好的导向作用。

编 者

目 录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1)
从“和亲”到征战——武帝时期汉与匈奴的关系	(1)
张骞出使西域	(6)
汉王朝同周边其他民族的关系	(9)
与相邻诸国的关系	(13)
高丽	(13)
日本	(15)
安南	(17)
永乐盛世	(19)
靖难之役	(19)
宦官与厂卫	(24)
南征北讨	(28)
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34)
对日与对朝关系	(37)
郑和下西洋	(41)
唐赛儿起义	(45)
从仁宣之治到弘治中兴	(47)
仁宣之治	(47)

内阁与宦官	(51)
土木之变	(57)
于谦	(61)
夺门与曹石之变	(67)
汪直与西厂	(71)
弘治中兴	(75)
武宗乱政与世宗议礼	(81)
武宗乱政	(81)
刘瑾擅权	(85)
宸濠之乱	(90)
大礼议	(92)
严嵩误国	(96)
内忧外患	(100)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从“和亲”到征战——武帝时期汉与匈奴的关系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派蒙恬北击匈奴，一举“悉收河南地”。自从蒙恬被秦二世害死，特别是秦末农民战争爆发后，“秦所徙谪戍边者皆复去”，匈奴趁机将势力范围又恢复到河套地区。

正当中原地区爆发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期间，匈奴奴隶制国家也发生了一次重要的宫廷政变，即冒顿杀死了他的父亲头曼单于，并取而代之。冒顿率其“控弦之士”30万击败其劲敌东胡，然后北服丁零，西逐大月氏，南并楼烦，使“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又“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匈奴的统治区域东起朝鲜边界，横跨蒙古高原，向西与氐羌相接，向南延伸到河套以至于今晋北、陕北一带。

为加强对这一片广大地区的统治，冒顿进行了一次重大的国家机构方面的改革。单于之下设左、右屠耆王（即左、右贤王），左、右屠耆王之下有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等，各统领一定数量的军队。冒顿还将其统治区域划分为左、中、右三部，单于自领中部，左部居东方，由左屠耆王统治，右部居西方，由右屠耆王统治。

为了保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利益，匈奴贵族还制定了法

律，设置了监狱。法律规定：盗窃私有财产的，全家没为奴隶；持刀斗殴的判处死刑。其他罪犯，“小者轧（压骨节），大者死”。监狱的囚犯最多十日之内就给以判处，所以整个匈奴国的囚犯也不过数人。

高帝六年（公元前 201 年）秋，即汉高祖刘邦称帝的第一年，匈奴发兵围攻马邑，九月，韩王信投降匈奴。次年，匈奴军再次南下，攻晋阳（今山西太原）。刘邦亲自率兵迎击。当时正值天寒大雪，汉军士卒多被冻伤。冒顿故意隐匿精兵，而将老弱士卒暴露在汉军面前，并佯败而逃。刘邦受骗，悉起大军 32 万追击。娄敬怀疑匈奴败退是诱敌之计，劝刘邦退兵。刘邦非但不听，反而斥责他“妄言沮吾军”，将其关押在广武，准备回师后问罪。汉军行至平城（今山西大同西北），冒顿突然率 40 万精兵出现，汉军被截为两部分，包括刘邦在内的汉军前锋被围困在白登山上，七日七夜无法突围，史称“白登之围”或“平城之围”。陈平献计贿赂单于阏氏，单于阏氏接受贿赂后，以匈奴不能久居汉地和“汉王亦有神”为由劝冒顿解围。此时，由于韩王信手下部将王黄、赵利未按约定时间与匈奴军会师，引起冒顿怀疑，遂解围一角。刘邦趁机突围而出，至平城与主力会合后方得脱险。

“白登之围”使西汉王朝的统治者认识到，在“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的情况下，想要通过战争的办法彻底解决与匈奴的关系是不现实的。有鉴于此，刘邦回到广武后，立即释放了娄敬。

娄敬建议采取“和亲”政策，把汉室公主嫁给匈奴单于，每年还送去大批的丝绸、粮食和酒等，与匈奴结为兄弟，以缓和匈奴对边境地区的骚扰。在政权尚未巩固、经济亟待恢复的

情况下，刘邦只好采纳了娄敬的建议，于高帝九年（公元前198年）冬，派娄敬前往匈奴和亲。

西汉政府的和亲政策暂时缓和了同匈奴的矛盾，匈奴在一段时间里稍稍停止了对边境地区的骚扰，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匈奴单于仍不断派韩王信及其部将赵利、王黄等侵掠代、云中等地，并配合陈豨、卢绾等人的反叛，入侵代、上谷一带。

刘邦死后，冒顿派人送来国书，要求与汉王朝的实际最高统治者、已经做了祖母的吕后结婚，这显然是对西汉王朝的侮辱和嘲讽。但是，“白登之围”的惨痛经历仍然记忆犹新，而当时的实力又无法与匈奴对抗。所以，吕后不惜忍辱求和，再一次以和亲的手段来维持暂时的安宁。

西汉王朝的忍让助长了匈奴的骄横。文帝即位后，匈奴的骚扰日益加剧，公元前177年（文帝三年），匈奴右贤王进攻河南地，至上郡，杀掠人民；公元前166年（文帝十四年），匈奴14万人侵，前锋深入到雍、甘泉附近，虏人民畜产甚多，并烧毁回中宫；公元前158年（文帝后元六年），匈奴大举进攻，由云中、上郡向南，“烽火通于甘泉、长安”。

文帝统治后期，西汉王朝的综合国力得到恢复和加强。西汉政府一面对匈奴继续实行和亲政策，一面积极准备防御和反击。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改革戍边制度，用免税、赐爵、赎罪等多种办法吸引移民“实边”，从而增强了边防力量。为进一步加强战斗力，文帝还大力提倡养马，“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并在西北及北部边境设立了30个牧马场，用官奴婢3万人从事牧养。景帝时又“始造苑马以广用”，训练众多而精强的军马以扩大骑兵，准备待时机成熟后对匈奴

进行反击。

据历史记载，汉景帝时期匈奴只“时小入盗边，无大寇”，至汉武帝即位的最初几年，“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但这种表面的“和平”和“亲善”是以汉王朝对匈奴“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为代价换来的。因此，武帝即位后，立即着手进行反击匈奴的准备工作：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即武帝即位的第一年），派博士公孙弘出使匈奴，以侦察敌情；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围困匈奴，以断匈奴右臂；将长期与匈奴作战、威名远扬、“天下亡双”的将军李广调任为未央卫尉，把名将程不识调任长乐卫尉，以加强首都和宫廷的保卫，一旦需要可直接派遣他们率兵出征。

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匈奴侵扰代郡、雁门一带。武帝派马邑人聂壹引诱匈奴进占马邑，而将30万汉军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中，准备一举歼灭匈奴主力。匈奴单于入塞后，行至中途发觉了这个诱兵之计，引兵退回。

这次行动导致汉与匈奴关系正式破裂，从此揭开了汉武帝统治时期西汉对匈奴长达43年之久的大规模战争的序幕。在长期的战争过程中，先后打了十几次仗，其中带有决定性的大规模战役共有三次。

第一次战役发生在公元前127年（元朔二年）。是年冬，匈奴侵入上谷、渔阳（今北京密云县一带），杀掠吏民千余人。汉武帝派车骑将军卫青率兵出云中，沿黄河北岸西进，迂回至陇西，再沿黄河南下，对河套及其以南的匈奴军发动突然袭击，匈奴的楼烦、白羊王大败而逃，匈奴将其根据地迁往漠北。经过此役，西汉夺回了河套地区，解除了匈奴对西汉都城长安

的威胁。

后来，西汉在这里设置朔方郡和五原郡，从内地迁徙 10 万人到当地定居，并修复了秦时蒙恬所筑的边塞和沿河的防御工事。

第二次战役是在元狩二年(公元前 121 年)。汉政权收复河套地区后，匈奴仍然凭借河西走廊控制西域，不断骚扰上谷、代郡、雁门、定襄、云中、上郡等地。元狩二年三月，武帝派青年将领霍去病将兵远征。霍去病出陇西，越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境内)西进，入匈奴境千余里，杀匈奴二王，俘虏浑邪王的儿子及相国、都尉等大小首领，还缴获休屠王的两个祭天金人。

是年夏天，霍去病第二次出征，出陇西、北地，越居延泽(内蒙居延海)，在今祁连山一带大破匈奴军，俘匈奴 3 万多人。匈奴贵族内部分裂，浑邪王率 4 万人降汉，汉政府将他们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称为“五属国”。此后，西汉政府又先后在浑邪王、休屠王故地陆续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史称“河西四郡”。第二次战役隔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打通了汉通往西域的道路。

经过两次战役的打击，匈奴的力量大为衰落。早在第一次战役结束后不久，匈奴即将其根据地迁往漠北。但为得到其所需要的物资、财富和奴隶，匈奴单于仍经常派骑兵南下。公元前 120 年(元狩三年)，又攻掠右北平、定襄二地，掠去千余人。为彻底击溃匈奴，汉武帝决定针对匈奴认为汉军不能远征的判断，深入漠北，突袭匈奴。公元前 119 年(元狩四年)，派卫青和霍去病率领骑兵、步兵和辎重运输部队共数十万人，分东西两路深入漠北，寻找匈奴主力决战。卫青率领

的西路军出定襄，越沙漠北进千余里，包围了匈奴单于的军队。双方激战至黄昏，单于率残部突围逃走，其主力全部被歼，汉军直追至赵信城（今蒙古杭爱山下）。霍去病率领的东路军出代郡，深入二千余里，在狼居胥山瀚海沙漠与匈奴左屠耆王接战，大败匈奴，俘7万余人。这次战役是西汉时期对匈奴最为沉重的一次打击，匈奴力量大大削弱，再也无力大举南侵，“是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

第三次战役以后，直至汉武帝末年，汉与匈奴双方仍断断续续发生过一些战事，但其规模已大不如前。在这些战事中，也出现过李陵和李广先后投降匈奴的事件，但双方力量的对比已无法逆转了。

张骞出使西域

西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西域自玉门关以西至葱岭以东，即今天的新疆天山南北，包括准噶尔沙漠以南，西藏高原以北，巴尔喀什湖附近地区；而广义的西域则包括葱岭以西的亚洲西部和欧洲东部一带。本书所指的西域，主要是今新疆地区。

西域同内地的联系据说开始于西周时期的第五个君主周穆王。西晋汲郡战国魏襄王墓中发现的《穆天子传》曾记载，周穆王驾八骏，率六师，行数万里，到西方的瑶池会见西王母国君。据传，西王母国即在西域。但是，西域同内地频繁的联系，则是始于西汉王朝，特别是汉武帝统治时期，所以史称“西域以孝武时始通”。

公元前2世纪左右，即中原地区的秦和西汉初期，西域地

区分布着 36 个国家，大者有几十万人，小者不过数千人。从地理分布上看，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塔里木盆地南缘为南道诸国，包括楼兰、且末、于阗、莎车等国；塔里木盆地北缘为北道诸国，包括疏勒、龟兹、焉耆、车师等国；准噶尔盆地东部散布着姑师、卑陆、蒲类等一些小国。盆地西部的伊犁河流域，原来居住着塞人。西汉初年，居住在敦煌祁连山一带的月氏人，由于被匈奴所迫，西迁到此处，赶走了塞人，建立了大月氏国。不久，河西地区的乌孙人为了摆脱匈奴人的压迫，向西迁徙，把月氏人赶走，占领了这块土地。

西汉初年，匈奴冒顿单于征服西域，设僮仆都尉，向各国征收繁重的赋税。匈奴还以西域作为军事上的据点和经济上的后盾，向西汉进攻。西汉王朝的统治者在同匈奴斗争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西域的重要性，特别是汉武帝即位后，从匈奴降人的口中得知西迁的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意后，便决定沟通与西域的联系，联络大月氏夹攻匈奴。

公元前 138 年（建元三年），汉中（陕西城固）人张骞自愿应募出使西域。当年，他率领一百多名随行人员出陇西，向西域进发。西行不久，张骞等人便被匈奴俘获，被拘禁了十余年。在经历了种种困难之后，终于找到一个机会逃了出来。他们越过葱岭，经大宛、康居，终于在妫水（今阿富汗北部阿姆河一带）找到了大月氏。但大月氏占有大夏故地，这里土地肥沃，又很少有敌人骚扰，人民安居乐业，已无报复匈奴之意。加之与汉朝相距太远，便谢绝了汉提出的联合对付匈奴的要求。张骞在大月氏停留一年有余，后取道塔里木盆地南缘东归。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一年多，后趁匈奴内乱，与奴隶出身的堂邑父一起逃出。公元前 126 年（元朔三年），二人回到了西

汉王朝的首都长安。张骞虽然没有达到联络大月氏共击匈奴的目的,但却沟通了西汉王朝与西域的联系,使西汉政府增加了对西域的了解。为了表彰他们的功绩,汉武帝封张骞为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

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在失去河西走廊后,匈奴向西北退却,依靠西域诸国的人力、物力,与西汉对抗。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汉武帝再任张骞为中郎将,率300多名随员,携带金币丝帛等财物“数千巨万”,牛羊万头,第二次出使西域。此行的目的,一是招与匈奴有矛盾的乌孙东归故地,以“断匈奴右臂”;二是宣扬国威,劝说西域诸国与汉联合,使之成为汉王朝之“外臣”。张骞到达乌孙时,恰逢乌孙内乱,没有达到劝说乌孙东归的目的。不过,张骞的副使则分别访问了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扩大了西汉王朝的政治影响,增强了相互间的了解。张骞一行偕乌孙使者数十人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返抵长安。

张骞是西汉开辟通往西域道路的第一个使者,他的坚强意志和勇敢精神一直为后人所传颂。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此后,汉朝和西域各国经常互派使者,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促进了双方贸易的发展,形成了“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景象。但是,处于西域东端的楼兰、姑师(后称车师)仍在匈奴的控制之下,他们在匈奴的挑唆下,经常出兵攻杀汉朝使者,劫掠商旅财物,成为汉通往西域的严重障碍。为确保西域通道,汉将赵破奴、王恢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率700轻骑突袭楼兰,后赵破奴又率军数万击破姑师,并在酒泉至玉门关一线设立亭障,作为供应粮草的驿站和防守的哨所。

元鼎二年(公元前 115 年)随张骞至长安的乌孙使者回国,报告汉王朝的强盛后,增强了乌孙王昆莫对汉王朝的信任。他再次派使者到长安,表示“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弟”,请求与汉和亲。元封六年(公元前 105 年),汉武帝把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作为公主嫁给昆莫,并“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细君死后,汉王朝又将楚王刘戊之女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岑陬。这两次和亲,对于巩固汉与乌孙的友好关系,使乌孙成为汉在西方牵制匈奴的一支重要力量,以及发展双方经济、文化交流等,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了打破匈奴对大宛的控制并获得大宛的汗血马,汉武帝还于太初元年(公元前 104 年)和太初三年(公元前 102 年)两次派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征大宛,迫使大宛进贡良马几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此后,汉政府在楼兰、渠犁(新疆塔里木河北)和轮台(新疆库车县东)驻兵屯垦,置校尉。这是汉在西域最早设立的军事和行政机构,为后来设西域都护创造了条件。

汉王朝同周边其他民族的关系

秦始皇征服百越后,曾在岭南地区置南海、桂林、象郡。秦末农民战争爆发后,南海尉赵佗断绝通往中原之道,聚兵自守。秦灭亡后,赵佗于高帝三年(公元前 204 年)自立为南越武王。高帝十一年(公元前 196 年),陆贾奉命出使南越。赵佗接受了汉王朝给他的“南越王”的封号,表示“称臣奉汉约”。此后,中原地区先进的铁制农具和生产技术逐渐传入南越。吕后统治时期,下令“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

牡，毋予牝”。

这个禁令对南越地区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破坏了西汉初期与南越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赵佗于高后五年（公元前183年）断绝和西汉的臣属关系，自尊为“南越武帝”，发兵攻打长沙国，控制闽越和西瓯。吕后曾派兵前去镇压，终因士兵水土不服，无法取胜，只得收兵罢战。文帝时，为了“休养生息”，尽量采取安抚政策，避免对“四夷”用兵。对南越，他先罢省边境上的戍军，又为赵佗修治真定（河北正定）祖坟，给赵佗在故乡的兄弟以尊官厚爵。然后，派陆贾再次出使南越，赵佗乃“愿长为藩臣”，废帝号，重新受封为王。赵佗死后，其后继者一直同汉王朝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汉武帝时，南越王赵兴及太后表示愿意内附，撤除边关，和内地诸侯王同等待遇。武帝同意了这一要求，并根据对其他诸侯王国的管理规定，赐南越国丞相、内史、太傅、中尉等主要官员印绶，表明他们是由汉王朝任命的，其余官吏仍由南越王任命。但南越国丞相吕嘉表示反对。此人在南越曾三代为相，其宗族中为显宦者70余人，实力超过王室，故不愿放弃半独立地位而受汉王朝的约束，极力阻指南越王内附，无效，便在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杀南越王、太后及汉使者，公然举兵反叛。武帝闻讯，派卫尉路博德等人率20万大军进击，还从零陵（湖南永州）、巴蜀增派几路大军配合。汉军包围番禺（今广东广州）城，吕嘉兵败逃跑，被追及杀死。武帝取消南越国，将其地划分为南海、苍梧等九郡。南越改郡后，增强了同内地的联系，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汉族与越族人民之间的融合。

秦末农民大起义时，地处东南的闽越首领无诸和东瓯首

领摇曾率越族人民参加反秦斗争，后又帮助刘邦打败项羽。刘邦称帝后，封无诸为闽越王，都东冶（今福建闽侯）；汉惠帝时又封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今浙江温州）。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王郢发兵攻东瓯，东瓯向汉王朝告急。武帝派严助前往援救，闽越兵闻讯退走。东瓯害怕闽越再来侵扰，要求举国迁往内地，得到准许。三年后，即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王出兵攻击南越。南越王遵照汉王朝法令，上报武帝请求处置。王恢奉命进讨闽越。汉兵未至，闽越王之弟余善杀郢请降。武帝遂诏封未参加对抗汉军的原闽越王无诸之孙丑为越繇王，后又封余善为东越王，共治闽越。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余善举兵反汉，自立为“武帝”，进攻白沙（今江西南昌东北）、武林（今江西余干北）、梅岭（今江西广昌西）等地，杀死汉三校尉。武帝派韩说等领兵进讨，东越贵族与越繇王共杀余善请降。武帝将其地居民迁至江淮一带，改封越繇王及东越一些贵族为侯。至此，作为诸侯王国的东瓯与闽越已不复存在，其地亦成为由汉王朝直接管辖下的郡县。

西汉时期，在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地区，居住着许多语言和风俗都不尽相同的少数民族，当时统称为“西南夷”。秦王朝曾在此置吏管理。秦亡后，中央政府对这里的统治曾一度中断。汉初，“西南夷”分为滇、夜郎、邛都、昆明等许多部落。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武帝派唐蒙卒兵千人和后勤部队万余人，经巴蜀关入夜郎。统治该地的“夜郎侯”多同本不知汉有多大，见到汉军威武的阵容，听到汉王朝的强大情况，便表示归附汉王，同意在该地依汉法置吏。附近小国听说汉王朝之强大富饶，又见夜郎归附后“得赏赐多”，也纷纷要求